

中国
历代

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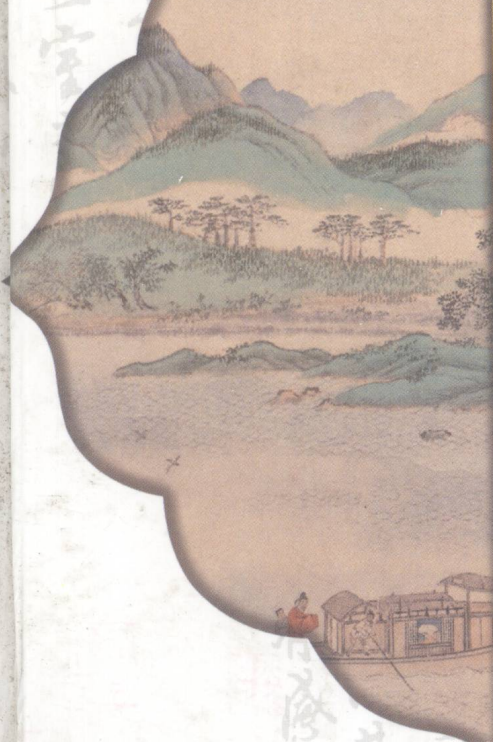
文

賞

讀

主编 王峰

觀宇宙之大俯窺
俯窺
繞相望中
帆漸小披
如晤把袂
印長川
益夏
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
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



世羣賢畢至少
會稽山陰之蘭
在登暮



將臺及其所之既倦
感慨係之矣南
為陳迹猶
沈脩短隨化
公死生之大矣

新世纪诵读工程

中国历代名文赏读

(第四卷)

延边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 四 卷

李贽

又与焦弱侯.....(1827)

袁宗道

论文(上).....(1834)

袁宏道

徐文长传.....(1841)

虎丘.....(1850)

满井游记.....(1855)

钟惺

浣花溪记.....(1859)

徐弘祖

游黄山日记(后).....(1865)

魏学洢

核舟记.....(1878)

张岱

西湖七月半.....(1885)

柳敬亭说书.....(1892)

张溥

五人墓碑记.....(1896)





张煌言

《奇零草》自序 (1904)

夏完淳

狱中上母书 (1911)

金人瑞

读第五才子书法 (1919)

吴伟业

张南垣传 (1928)

李渔

芙蕖 (1939)

黄宗羲

原君 (1945)

顾炎武

廉耻 (1954)

与友人论学书 (1963)

与友人论门人书 (1970)

侯方域

李姬传 (1975)

王夫之

桑维翰论 (1981)

魏禧

大铁椎传 (1988)

汪琬

江天一传 (1995)

林嗣环

口技 (2003)

邵长蘅

阎典史传.....(2009)

蒲松龄

聊斋志异序.....(2024)

方苞

狱中杂记.....(2030)

书左忠毅公逸事.....(2043)

郑燮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2049)

刘大槐

游万柳堂记.....(2057)

全祖望

梅花岭记.....(2062)

彭端淑

为学一首示子侄.....(2070)

袁枚

祭妹文.....(2075)

黄生借书说.....(2084)

纪昀

与余存吾太史书.....(2088)

姚鼐

登泰山记.....(2095)

袁随园君墓志铭.....(2101)

钱大昕

弈喻.....(2108)

汪中





哀盐船文·····(2113)

梅曾亮

游小盘谷记·····(2122)

洪亮吉

治平篇·····(2127)

刘开

问说·····(2135)

孙星衍

祭钱大令文·····(2144)

龚自珍

病梅馆记·····(2148)

平均篇·····(2153)

薛福成

观巴黎油画记·····(2163)

林纾

记超山梅花·····(2169)

魏源

海国图志序·····(2175)

黄遵宪

人境庐诗草自序·····(2183)

章炳麟

邹容传·····(2188)

徐珂

冯婉贞·····(2195)

康有为



强学会序.....(2202)

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2210)

谭嗣同.....(2219)

林觉民

与妻书.....(2230)

鲁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2241)

藤野先生.....(2251)

野草题辞.....(2261)

周作人

乌蓬船.....(2264)

李大钊

五峰游记.....(2270)

郭沫若

银杏.....(2277)

朱德

回忆我的母亲.....(2283)

许地山

落花生.....(2292)

叶圣陶

苏州园林.....(2296)

林语堂

秋天的况味.....(2303)

郁达夫

钓台的春昼.....(2309)





西溪的晴雨	(2325)
故都的秋	(2330)

茅盾

风景谈	(2336)
白杨礼赞	(2347)

朱自清

背影	(2353)
荷塘月色	(2359)
春	(2365)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2368)

老舍

想北平	(2384)
济南的冬天	(2391)
小麻雀	(2394)

冰心

往事(二)	(2399)
笑	(2405)

吴伯箫

记一辆纺车	(2408)
-------	--------

何其芳

雨前	(2417)
----	--------

魏巍

我的老师	(2422)
谁是最可爱的人	(2428)

峻青

海滨仲夏夜	(2438)
-------	--------

张洁

挖荠菜	(2443)
-----	--------

又与焦弱侯

——李贽

题解

《又与焦弱侯》是一封写给焦竑的信。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万历十七年(1589)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一生著述丰富,与李贽交往甚密。



原文

郑子玄者,丘长孺父子之文会友也。文虽不如其父子,而质实有耻,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盖彼全不曾亲见颜、曾、思、孟,又不曾亲见周、程、张、朱,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实如是尔,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

《藏书》：邓一生精神所寄也；《焚书》：予一生事迹所寄也；《说书》：予一生学问所寄也。

——（明）袁宏道《枕中十书序》引李贽语

信。不信故不讲。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

黄生过此，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此。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道此，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赚我；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赚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我与林汝宁几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可不谓巧乎！今之道学，何以异此？

由此观之，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曰圣



精彩语辑录

○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

○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



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覆，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贾，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拙丰而显嵩、少，谓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讲道德性命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皆其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则郑子玄之不肯讲学，信乎其不足怪矣。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虽然，我宁无有是乎？然安知我无商贾之行之心，而释迦其衣以欺世而盗名也耶？有则幸为我加诛，我不获痛也。虽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决知免矣。

译文

郑子玄，是丘长孺父子主持定期会文的集会上
的朋友。郑的文章虽然不如丘氏父子，但他为人质
朴、笃实而有羞耻之心，不肯讲学，也是可喜的，所以
人们喜欢他。大概他完全不曾亲眼看到颜回、曾参、
子思、孟轲，又不曾亲眼看见周敦颐、程颢、程颐、
张载、朱熹，只见到今天讲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
载、朱熹的人，以为周、程、张、朱的学问确实只是这
些，所以感到羞耻而不肯讲述。他不讲述、虽然是过
分了，然而使学者们感到羞耻而不肯讲述，以为周、
程、张、朱的学问只是如此，那么就是而今讲述周、
程、张、朱学问的人可杀了。他以为周、程、张、朱等人
都是口谈道德而内心求取高官，一心谋求大富。已经
求得高官大富后，仍然自在地讲述道德，宣扬仁义。
这些人接着又愤怒地争辩着告诉人们：“我要劝勉风
俗而教化世人。”他所说的败坏世俗，没有比讲述周、
程、张、朱学问的人更厉害，因此他更加不相信。不相
信所以不讲述。所以不讲述也未必是过分。

黄生经过这儿，听说他从京城到长芦县向在任
官吏骗取馈赠，又跟随长芦县的长官到别的地方任
新职。到九江，遇上一位有地位、声望的人，就弃旧从
新，跟随着转而向北，顶风霜、冒严寒，不顾年老和生
死。到麻城后，见到我，说：“我打算游览嵩山、少室，



人皆以孔子为大圣，吾亦以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吾亦以为异端。

——李贽《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那位有地位、声望的人也准备游览嵩山、少室，他拉我同行，因此到了这里。那位有地位、声望的人在城里等我，根据实际情况不能在你这里住一晚。回来时我会再过这里，与你聚会三五天再分别，如今这样急急忙忙，我确实舍不得分别。“他的话是这样说，他的真情怎么样呢？我揣摩他的内心是因为林汝宁那里有很好的饭食而舍不得放弃。林汝宁从前在三个地方当过官，那三处他没有哪一处没有去，去了必定是满载而归；这还不感到满足，如同饿狗老想着吃隔日屎，竟然敢用游览嵩山、少室的说法来欺骗我。他以游览嵩山、少室为名来掩盖向林汝宁骗取馈赠的做法来欺骗我；又担心林汝宁怀疑他是为了再次来寻找自己，又以舍不得李卓老、会再来拜访李卓老，来欺骗林汝宁：声名和利益两样都得到，身体和品行都得以保全。我和林汝宁几乎都陷入他的机巧中而没有醒悟，这能不叫做狡诈吗！今天的道学，与这个有什么不同！

由此看来现在所说的圣人与现在所说的隐士一样，只有幸与不幸的区别罢了。幸而能写诗，则自称为隐士；不幸而不会写诗，就辞去隐士的名号而以圣人自称。幸而能讲良知，就自称为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就辞去圣人的名号而以隐士自称。辗转反覆，以欺骗世人获取利益，名义上是隐士而内心却同

然则今日之是非，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千万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则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

——李贽《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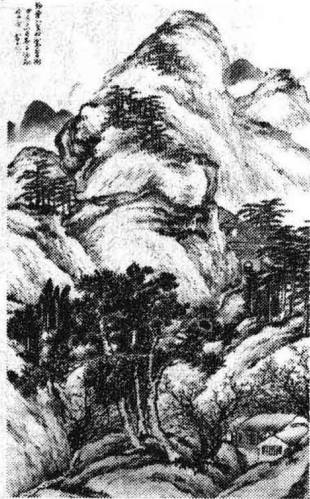
商人一样。口中讲道德而志趣却在翻墙盗窃。名义上是隐士而内心却如同商人，这已经很可鄙了，却反而掩盖向人骗取馈赠的做法、表明是为了游览嵩山、少室，以为人们是可以欺骗的，这就更可鄙了。今天宣讲道德性命的人，都是借口游览嵩山、少室之类的人；今天的患得患失，志在得到高官厚禄，漂亮的田园住宅，美好的风水宝地，以此为子孙庇荫的人，他们都是托名为林汝宁，实质上是舍不得李卓老的人。这样郑子玄的不肯讲学，确实是不足为怪的了。

商人有什么可鄙的呢？带着数万的钱财，经历风波浪涛的险恶，遭受关市上小吏们的侮辱，在市场交易时忍受别人的诟骂，遭受了各种各样的劳苦，所携带的很重，所得到的很轻。他们还必须结交卿大夫，才能够获取利益、远离祸害，哪能高傲地坐在公卿大夫的上面呢？现在的隐士，称之为商人，实际上没拿一文钱；称他为隐士，他又是非公卿之门不登，所以是可贱的。即使这样，我宁肯没有这种情况吗？然而怎么知道我没有商人的品行和心理，而穿着佛家的衣服以欺世盗名呢？如果有的话，就希望对我加以惩罚，我不怕痛。这样，即使患得患失，购买田园住宅、寻求风水宝地之类的事，一定知道是不去做的了。



赏 读

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全文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的“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流”的圣人其实“一也”，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李卓吾文，目无今古，不拘绳尺。

——（清）林云铭《古文析义》

论文(上)

——袁宗道

作者简介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石浦，明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右庶子。与弟宏道、中道并有才名，世人合称「三袁」。他们为文崇尚本色，反对复古摹拟，世称「公安派」。宗道对白居易、苏轼尤为推崇，故名其书斋为「白苏斋」，著有《白苏斋类集》。

继承了王充、刘知几的精神，发展了苏轼“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的论述，总结了《史记》等优秀作品的写作特点，对拟古理论的批判是深中其病的。

——王逖熙《中国文学批评史》

论文(上)

袁宗道

题解

袁宗道为反对当时文坛的拟古风气，写了《论文》上下二篇，集中阐述了“公安派”的文学主张。这里选的《论文》上篇，着重论述了口语和文章的关系（下篇推究“七子”文章的病根）。



原文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达不达，文不文之辨也。

唐、虞、三代之文，无不达者。今人读古书，不即通晓，辄谓古文奇奥，今人下笔不宜平易。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方言》谓“楚人称知曰党”、“称慧曰谿”、“称跳曰蹶”、“称取曰挺”，余生长楚国，未闻此言，今语异古，此亦一证。故《史记》五帝三王纪改古语从今字者甚多，“畴”改为“谁”，“俾”为“使”，“格